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眉廬叢話 第八卷

光緒辛卯春，寧鄉程子大、同江夏鄭湛侯、長沙袁菽瑜、道州何棠蓀、龍陽易中實、寧鄉程海年、保山吳元其、益陽王伯璋、善化姚壽慈、寧鄉周蓮父、龍陽易菽由、益陽王仲蕃結吟社於長沙周氏之蛻園，有《湘社集》四卷刻行。其第三卷，皆詩鍾斷句，分事對、言對二門，而言對又分各格，茲各撰錄警句如左：事對金日■單反鏡云：「榮珥貂冠歸漢後，巧回螭領試妝初。」

曹孟德詩韻云：「漢祚竟移銅雀瓦，唐文惜佚彩鸞書。」

杜甫眉云：「空期驥子詩能繼，誰似鴻妻案與齊。」

黃鶯云：「三輔漢圖雄渭北，雙文唐記豔河東。」

言對烏魯木齊云：「深杯魯酒青齊道，古木斜陽烏夜村。」

又長沙縣學云：「牛背學傳周苦縣，龍沙地接漢長城。」

《奴兒令》云：「丑如張載慚潘令，奴到蘇家字雪兒。」

吳道子云：「鈴語上皇悲蜀道，網絲西子出吳江。」

天陌云：「天女花隨病摩詰，陌頭桑憶媚羅敷。」

又白漆云：「白羽江東都督扇，漆燈燕北故王陵。」

熱峰云：「內熱蔗漿和露啖，中峰蓮瓣倚雲開。」

虞畫（鳶肩）云：「戈倚虞淵回赤日，詩留畫壁唱黃河。」

步虛（蜂腰）云：「地窮亥步跡難遍，賦就子虛才必奇。」

亭古（鶴膝）云：「字老老聘亭毒義，緯傳孫數古微書。」

海年（鸞脛）云：「紅淚珠明滄海月，黃昏人約去年花。」

客星（雁足）云：「綠縹仙繭來園客，紅竊蟠桃笑歲星。」

馬房（魁門）云：「馬史文章邁班固，犧經術數出京房。」

又十通云：「十年學道青牛客，一代談經白虎通。」

子大（蟬聯）云：「徵士書年存甲子，大夫覽揆降庚寅。」

《玉台新詠》（碎流）云：「玉人病起樓台冷，愁倚新妝詠落花。」

詩鍾之作，挽近極盛，樊樊山一代宗工，比應召赴春明，翊贊餘閒，尤多雅集。吟壇甲乙，膺首選者十有三，樊老殊自喜，貽書遍上舊游，有「詩鍾僥倖十三元」云云。而龍陽易中實為昔年湘社俊侶，與樊山工力悉敵，比亦盍簪京國，猶角逐於鐘聲燭影間矣。

易中實著作，以最初所刻《眉心室悔存稿》、《■天影事譜》戊己之間行卷為最佳。餘最賞會者，《春明惜別》詞云：「負汝鸞鴻絕代姿，朝朝博得他人醉」最為沉痛。又云：「累儂刻骨相思處，是爾擗眉不語時。」又《無題》云：「再從翡翠簾前過，唯見紅襟掠地飛。」又《鳳凰台上憶吹簫》詞云：「向綠波低照，憐我憐卿。」曩餘戲語中實：「讀君此詞，直令我海棠開了，想到如今也。」

明莆田學士陳公音終日誦讀，脫略世故。一日，往謁故人，不告從者所之，竟策騎而去。從者素知其性，乃周回街衢，復引入故舍，下馬升座曰：「此安得似我居？」其子因久候不入，出見之。曰：「渠亦請汝來耶？」乃告以故舍，曰：「我誤耳。」又嘗考滿，當造吏部，乃造戶部，見徵收錢糧，曰：「賄賂公行，仕途安得清。」司官見而揖之，曰：「先生來此何為？」曰：「考滿來耳。」曰：「此戶部，非吏部也。」乃出，見趙鼎卿所著《■林子》。又光緒初年，刑部郎某，某日入署，其御者與人哄鬥於署前，聞於署。值日者呼之入，屬部郎自治之。部郎諦視，弗識也。御者自言：「為主人執鞭，如乾年矣。」部郎殊躊躇，則令回身相其背，曰：「是矣。」蓋部郎每日乘車，御者坐車沿，視其辮發至審也。此部郎之模稜，略與明陳先生等。

作詩而至試帖，可云甚無謂矣。比餘得海鹽陳氏桐花鳳閣所刻《宮闈百詠》，道光時，當途黃小田、樂平汪小泉、陽湖汪衡甫、漢軍蔣紫玖、太古溫笛樓、上海李小瀛六君之作，詩仿試帖體，以宮闈雅故為題，如皇娥夜織、湘妃竹淚、伏女傳經、班昭續史之類，計百題，存詩一百七十首，莫不藻思綺合，清麗芊綿。目錄悉列卷端，自各有注。甄彩華縟，可當舊史，誠試帖之別開生面者。袖珍精鏤，楮潔裝雅。姪人西河，極喜誦之，寶愛甚至，宜乎其寶愛也。又近人來雪珊《錄香館稿》有試帖詩二卷，亦多香豔之題，詩亦對帖可誦。

前話記舊曲烈媛，考《板橋雜記》，載楊龍友侍姬殉難者名玉耶，而方芷生事不具。比偶閱《諧鐸》，有「俠妓教忠」一則，即芷生事，亟節錄如左：

方芷有慧眼，能識英雄，與李貞麗女阿香最洽。阿香屈意侯公子，一日，芷過其室曰：「■胃得所矣。但名士止傾倒一時，妾欲得一忠義士，與共千秋。」阿香哂之。楊文聰耳其名，命駕過訪。芷洩其畫梅，楊縱筆掃圈，頃刻盈幅。芷大喜，竟與訂終身約。文聰黨馬阮，士林所不齒，聞芷許事之，大惋惜，即香亦竊笑。定情之夕，芷正色而前曰：「君知妾身之意乎？妾前見君畫梅花瓣，盡作嫵媚態，而老乾橫枝，時露勁骨，知君脂韋隨俗，而骨氣尚存，妾欲佐君大節，以全末路。奩中帶異寶來，他日好相贈也。」楊漫應之。無何，國難作，馬阮駢首，侯生攜李香遠竄去。芷出一鏤金箱，從容而進曰：「曩妾許君異寶，今可及時而試矣。」發之，中貯草繩約二丈許，旁有物瑩然，則半尺小匕首也。楊愕然，遲回未決。芷厲聲曰：「男兒流芳貽臭，爭此一刻，奈何草間偷活，遺兒女子笑哉。」楊亦慷慨而起，引繩欲自縊。芷曰：「止，止。罪臣何得有冠帶。」急去之，楊乃幅巾素服，自係於窗櫺間。芷視其氣絕，鼓掌而笑曰：「平生志願，今果酬矣。」引匕首刺喉死。後李香聞其事，歎曰：「方姊，兒女而英雄者也，何作事不可測乃如是耶。」乞侯生為作傳，未果。而稗官野乘，亦無有紀其事者。

蕙風按：侯朝宗撰《李姬傳》敘次至田仰以三百金邀姬一見，姬固卻不赴而止。當是時，姬固猶在舊F 2 8也，其於國難後攜姬遠竄弗詳焉。據《諧鐸》云云，則龍友、方芷同殉後，姬猶與侯生聚處矣。向餘嘗惜侯李之究竟不可得，今乃得之《諧鐸》，為之大快。

嘉興李既方《校經■稿》，讀國初諸公文集成斷句十二首。其一云：「侯生才思鬱縱橫，下筆千言坐客驚。一代董狐誰得並，金陵歌管不勝情。」自注：「朝宗置酒金陵，戟手罵阮大鍼，越五年而祝作。康熙中葉，曲阜孔東塘撰《桃花扇》傳奇，於復社諸君子，排斥馬阮，形容盡致。唯是李香罵馬阮則有之，殊無侯生罵大鍼事，未審既方何所本也。」

前話記乾隆朝高士奇由詹事賜同博學鴻儒科，未審他人有同受此賜者否。比閱《校經■文稿》，書己未詞科薦舉日後云：「全謝山吉士《公車徵士錄》予曾於山舟侍講處借閱，塵鈔有一冊，只中選五十人，有賜同博學鴻儒科高士奇、勵杜訥，在南書房賦詩一首。」據此，知當時同膺寵命者，唯高勵二公而已，勵官至刑部侍郎，諡文恪。

《校經■文稿》有名醫軼事記，略云：「雍正癸卯秋，裡中金晉民，以應鄉試寓虎林，臨場患時疾，類躁壯熱絕食，人以傷寒目之。延老醫張獻夫視之，與大劑桂附，晉民從子■玉有難色。張曰：『非此不能入試矣。』日晡，張又至，曰：『紹興太守亟請渡江，此證唯閔思樓能接手也。』■玉卜之吉，即依方頻頻與之，覺煩躁消而能寐也。翌晨，閔思樓至，用犀角地黃湯，人咸駭

異。閔曰：『非此不能入試矣。』索張先生方觀之，笑曰：『昨桂附唯張能下，今犀角唯某能下。安排入闈可也。』因服數劑，即舉動如常，不數日入試，獻夫亦不復至。」一人患疾，數日之間，桂附與犀黃並用，絕奇。

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：「盧敖游乎北海，經乎太陰，入乎元闕，至於蒙谷之上。」高誘注：「盧敖燕人，秦始皇召以為博士，使求神仙，亡而不反也。」按：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三十二年，始皇之碣石，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，盧生亡去。始皇大怒，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，皆坑之咸陽。」史稱盧生，不詳其名。據《淮南子》，知其名敖矣。又秦有博士盧敖，見《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，亦一佐證。

曩寓蜀東萬縣，得《小桃溪館文鈔》殘本，蜀人陳某所作，名待考，有《記塔將軍戰馬》一首，略云：塔公戰馬，本總兵烏蘭泰之馬也。烏蘭泰陣亡後，馬為賊有。塔公為湖南都司時，與賊戰，其卒得此馬，不能騎，乃獻之公。公命圍人畜之，馬見圍人，■是蹙欲噬。強被以鞍屨，則人立而號，聲若虎豹，一營皆驚。公聞往視，馬悚立不敢動。其色黝潤如髹，高七尺，長丈有咫，兩耳如削筒，四蹄各有肉爪出五分許，遍體旋毛，作鱗之而。公曰：「此龍種也。」試乘之，疾如驚電，一塵不起。亭午時出營，行五十里回，日尚未晡。蓋兩時許，往還已百里矣。公大喜，自是戰必乘之。公既饒勇敢戰，馬又翹駿倍常，每酣戰時，公提刀單騎突出，馬振鬣嘶鳴，馳驟如風雨，將士恐失主將也，輒奔命從之。賊愕眙失措不能當，往往以此取勝。由是賊望見即駭曰：「黑馬將軍來矣。」或不戰遂潰雲。公一日輕騎遇伏賊百餘人，追急，乃避道旁逆旅中，以馬匿於芋窖內，覆以草，祝曰：「一鳴則我與爾俱死矣。」而公自易服為鬻者狀，坐灶前。部署甫定，而追者至。問公曰：「見黑馬將軍乎？」公曰：「未也。」追者遍跡屋前後，至芋窖數數，馬竟無聲，獲免。公之卒也，馬哀鳴數日乃食，然受鞍則蹄蹙如故，無敢乘之者，遂令從公櫬歸於京師。陳子曰：「公圍九江久，弗克，募卒黑夜縋城襲之，令卒粉墨塗面，為古猛將像，欲驚賊於倉卒也。卒將行矣，公喚前授機宜，一見大駭，急揮卒去，遂病，須臾卒。是日卒所塗抹者，唐鄂國公尉遲敬德像也。」或曰，公鄂國後身也，然則馬亦自有由來歟？

《宣室志》「僧契虛」一則：「有道士喬君，謂契虛曰：『師神骨甚孤秀，後當遊仙都中矣。師可備食於商山逆旅中，遇■子，即犒於商山而餽焉。或有問師所詣者，但言願游稚川，當有■子導師而去矣。』」自注：「■子，即荷竹囊而販者，■音奉。」《夷堅志》「華陽洞門」一則：「李大川，以星禽術游江淮。政和間，至和州，值歲暮，不盤術。」自注：「俚語謂坐肆賣術為鉤司，游市為盤術。」■子，鉤司，盤術，字皆絕新。

蘇俗賽神，輿神而游於市，前導有臂香者，袒裊張兩臂，以銅絲穿臂肉，僅累黍，懸銅錫香爐，■■檀其中。或懸巨銅鉦，皆重數十斤。乃至數十人，振臂而行，歷遠而弗墜，亦足異矣。《高僧傳》云：「梁僧智泉，鐵鉤掛體然千燈。」殆其濫觴歟？

同治時，蜀人有西昆熊子者，著《藥世》十三萬言，力辟婦女纏足之非，其中引經以經之，據史以緯之，不憚苦口藥石，欲以菩薩寶筏，遍度優婆尼，亦足見救世苦心矣。其家女公子三，皆能稟承父志，不屑以纖纖取容，特請自隗始，當時不免目笑，而適以開今日風氣之先。惜其書未經見，未審曾梓行否。

南皮相國張文襄，撰《戒纏足會序》，論中國女子纏足之弊，最為切中。謂：「極貧下戶，無不纏足，農工商賈畋漁之業，不能執一。虺弱傾倒，不能植立。不任負戴，不利走趨，凡機器紡紗織布繅絲，皆不便也。與刑而刑之，幽而禁之等。」又謂：「若婦女纏足，貧者困於汲澆抱子，富者侈於修飾，資用廣而疾病多。遇水火兵亂，不能逃免，且母氣不足，所生之子女，自必脆弱多病，數十百年後，吾華之民，幾何不馴致人人為病夫，盡受殊方異俗之蹂躪魚肉，而不能與校。」文襄此論，所謂仁人之言，不惜苦心疾口，極言弊病，以冀眾民之聽，凡提倡不纏足者，當稱述而闡明之者也。又有極言纏足之害，據所聞見，尤為沉痛者，楊子劉恭冕《廣經室文鈔》有云：

當咸豐癸丑後，發逆遍擾江南北各省，吾鄉以多水獲免。他省之來吾邑者，率多大足婦人，而裹足者卒鮮。且必皆富貴之家，先賊未至出走者也。若貧窮之士，遷延無計，及賊大至，而男女踉蹌就道。彼婦人自知不良於行，未及賊而自盡者有之，為賊追迫而自死才有之，求死不得，為賊所虜脅者有之。又或子為母累，夫為妻累，父母為兒女累，兄弟為姊妹累，駢首就戮，相及於難者指不勝屈。歲乙丑，予游皖南，每至一村，屋宇或如故，而不滿二三十人，多者不過百人，就中則九男而一女焉。此一女者，非必少壯有夫能生育。是更二十年，而今所謂九男者，或無遺種焉，豈不可哀也哉。夫自古至今，婦女死於兵者，莫可殫述，而皆未有知其死之多累於裹足者。故予著之，不啻痛哭流涕言之，為天下後世仁人告也。

昔人載籍有關係考證纏足之原始者，略具如左：

《宋書·禮志》：「男子履圓，女子履方。」

《北史》：「任城王楷刺並州，斷婦人以新靴換故靴。」

宋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「道山新聞」云：「李後主宮嬪■娘，纖麗善舞，以帛裹足，令纖小屈上如新月狀，由是人皆效之。以此知紮腳五代以來方有之。如熙寧、元豐前，人猶為者少，近年則人人相效，以不為者為恥也。」

宋車若水《腳氣集》：「婦人纏腳，不知起於何時。小兒未四五歲，無罪無辜，而使之受無限之苦。纏得小來，不知何用。後漢戴良嫁女，練裳布裙，竹筩木屐，是不乾古人事。或言自唐楊太真起，亦不見出處。」

宋王明清《揮塵餘話》：「建炎時，樞密議官向宗厚，纏足極彎，長於鉤距。王侑戲之，謂腳似楊貴妃。」

宋張世南《遊宦紀聞》：「永福鄉有一張姓僧，有富室攜少女求頌。僧曰：『好弓鞋，敢求一雙。』裂其底，襯紙乃佛經也。」

《宋史·五行志》：「理宗朝，宮女束足纖直，名『快上馬』。」

宋吳自牧《夢梁錄》：「小腳船，專載賈客、小妓女、荒鼓板、燒香婆嫂。」

宋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：「安南國婦人，足加鞋襪，游於衢路，與吾人無異。」

宋百歲寓翁《楓窗小牘》：「汴京閨閣，宣和以後，花鞋弓履，窮極金翠。今攜中閨飾復爾，瘦金蓮方，瑩面丸，遍體香，皆自北傳南者。」

元陶九成《輟耕錄》：「程鵬舉，宋末被擄，配一宦家女，以所穿鞋易程一履。」

元沈某《鬼董》：「紹興末，臨安樊生，游於湖上寺閣，得女子履絕弓小，張循王妾履也。」

元白■湛《淵靜語》：「程伊川六代孫淮居池陽，婦人不裹足，不貫耳，至今守之。」

《明史·輿服志》：「皇后青襪烏，飾以描金雲龍皂純，每烏首加珠五顆。皇妃、皇嬪及內命婦青襪烏，皇太子妃襪烏同，命婦九品青襪烏，宮人則弓樣鞋，上刺小金花。」

明黃道周《三事紀略》云：「弘光選婚，懿旨以國母須不束足。」

明沈德符《野獲編》：「向聞禁掖中被選之女，入內皆解去足紮，別作弓樣。後遇掃雪人從內拾得宮婢敝履，始信其說不誣。」又云：「明時浙東丐戶，男不許讀書，女不許裹足。」

明胡應麟《筆叢》：「婦人纏足，謂唐以前無之。餘歷考未得其說。古人風俗流傳，如墮馬、愁眉等，史傳尚不絕書，此獨不著。太白至以素足詠女子，信或起於唐末，至宋、元而盛矣。」

至詩詞可資印證者，唐明皇《詠錦襪》云：「瓊鉤窄窄，手中弄明月。」

白香山詩：「小頭鞋履窄衣裳，天寶末年時世裝。」

杜牧詩：「鈿尺裁量減四分，碧琉璃滑裏春雲。」

北宋徐積《詠蔡家婦》云：「但知勤四支，不知裹兩足。」

《花間集》詞云：「慢移弓底繡羅鞋。」

宋趙德麟《商調·蝶戀花》云：「繡履彎彎，未省離朱戶。」

劉龍洲有《沁園春》詞，詠美人足「洛浦凌波」云云。

汪碧巢《粵西叢載》引林坤《誠齋雜記》云：「廣西婦人衣裙，其後曳地四五尺，行則以兩婢前攜。」按：此西國婦女時裝也。近滬上有仿之者，不圖吾廣右自昔有之。獨吾居裡十數年，殊未見曳長裙者。吾家會垣，詎省外有是俗耶。抑古有之，而今也則無耶？行必兩婢攜裙，非富厚之家不辦。粵地貧瘠，竊意安得有是，則書之未可盡信也。

元末四川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，易男子服飾，從徵雲南七年，人無知者。後遇其叔，始攜以歸。又明時金陵女子黃善聰，十二失母，父以販香為業，恐其無依，詭為男裝，攜之廬、鳳間。數年父死，善聰變姓名為張勝，仍習其業。有李英者，亦販香，自金陵來，與為火伴，同臥起三年，不知其為女也。後歸見其姊，姊詬之。善聰以死自矢，呼媼驗之果然，乃返女服。英聞大駭，怏怏如有所失，托人致聘焉，女不從，鄰里交勸，遂成夫婦。此二事，焦氏《筆乘》所載，前事甚似木蘭，後事甚似祝英台。

雲郎者，冒巢民家僮紫雲，字九青，儂巧善歌，與陳迦陵狎。迦陵為畫雲郎小照，遍索題句。相傳迦陵館冒氏，欲得雲郎，見於詞色，冒與要約，一夕作《梅花詩》百首。詩成，遂以為贈。偶閱鹽官談孺木《棗林雜俎》，有云：「屠長卿禮部求友人侍兒，令即席賦《梅花詩》百首，長卿援筆立成，因歸之。」與迦陵、雲郎事絕類，其作合皆臆仙之力也，借侍兒不詳其名。

鄭芝龍小名鳳姐，見《棗林雜俎》。男人女名，如《孟子》所稱馮婦，《莊子》所稱■禹女，《史記·荊軻傳》有徐夫人，《漢書·郊祀志》有丁夫人，夥矣，未有若是其豔者。《春秋傳》之石曼姑，《三國志·陸抗傳》之暨豔，庶幾近之。而乃屬之縱橫海上之鄭芝龍尤奇。又按：以姐為名者，《後周書·蔡佑傳》有夏州首望彌姐。

歲在戊戌，偶閱《彼得堡譯報》，其一則云：「亞美利洲南境產一種藥材，名曰金雞納，專治瘧疾。初時該處人民只知此樹有用，恒剝其皮，而不知培其根本。後有智者至其國，移種各處，迄今二十餘載，枝葉榮盛，利濟無窮。又英屬荷蘭地有一種樹，名曰尤喀利葛，高十餘丈，其葉寬長。美國舊金山亦有一種樹，其樹身之高大相同，唯枝葉不甚榮盛，滋長時異，其木質最堅，堪為棟樑舟楫，雕鏤篆刻，歷久不朽。蟲不能傷，火不能■尾。或種於低窪處，頗可收地之潮濕。現英人頗得其利，並與此樹為鄰之民，從無瘧疾，始知此樹之性，與金雞納同為治瘧之妙品。近年俄國多購此樹，移種於齊業弗城鄉間，日形蕃鬱雲。」

按：金雞納霜已瘧，夫人知之。而尤喀利葛，則未之前聞。曩錄附筆記，刻筆記時汰之，茲記如右。

西儒最精天算，即其巾幗中，亦往往擅此專門之學，如英之侯氏，以西方義和著和。自侯維廉，始馳名天算，創尋新星，其得力於臣妹者正不少也。同時英倫孀婦，有鬆美妃者，亦以天算格致諸學，著書立說，流布各國。嘗親詣法國大觀象台，謁掌台拉哥拉斯學士。學士深為器重，隆禮相待，因謂鬆曰：「各國才女，能解我天算者二人，哥拉斯之外，即吾子也。」鬆不禁莞爾笑曰：「焉有二人，鬆美妃我也，哥拉斯亦豈異人哉。」又數十年前，美國提倪智爾氏掌大觀象台。提雖善在璣衡，而亦藉助於其妹，實不啻侯氏兄妹也。夫吾國在昔，班昭續《漢書》，不過補兄所未竟，若西國侯、提兩媛，或且匡兄所弗及，不尤難能可貴哉！同治十有三年，金星過日，美國欽派學士華德孫來中國北京測驗，其夫人偕行，實襄推步各務，聞其精審出華上。西國婦女之於天文若是，他可知矣。

得《二陸詞鈔》海寧查氏舊藏寫本。陸鈺，字真如，萬曆戊午舉人，改名蓋誼，字忠夫，晚號退庵。甲申、乙酉遭變，隱居貢師泰之小桃源。未幾，絕食十二日卒。其詞曰《陸射山詩餘》。陸宏定，字紫度，真如公次子，高潔不仕，其詞曰《憑西閣長短句》。皆清雋高渾，與明詞纖庸少骨者不同。卷端各有小傳，載紫度夫人周氏，名瑩，字西■，喜涉獵經史百家，工詩詞。其《別母渡錢塘》句云：「未成死別魂先斷，欲計生還路恐難。」《詠杏》詩：「萱草北堂回畫錦，荊花叢地妒嬌姿。」《送夫子入燕·減字木蘭花》云：「莫便忘家莫憶家。」皆閨秀所不能道，借全什遺去，此冊亟應梓行，姑志其略如右。

《朱柏廬先生家訓》世或誤為文公作，金壇於鶴泉《清漣文鈔》有《柏廬先生傳》，略云：「柏廬先生者，崑山人，朱氏，名用純，字致一。父集璜，明末貢生，國變殉難。柏廬性堅挺，於書無所不讀，以父故，終身不求仕，結廬山中，授徒自給。高巾寬服，猶守舊制，邑中重之，以子弟受業者幾五百人。會舉賢良方正，邑人有貴顯者，以先生名首列上之。先生時方集徒講《易》，或以告且賀，諸生請斂資為束裝具。先生笑曰：「甚善。」講罷入室，久之不出，排闥視之，則已自經矣。諸生大驚，解之，中夜始蘇。歎曰：「吾薑桂之性，已決必無生也。」諸生乃致語邑令，追還所上姓名。令高其節，命駕見之者三，固辭弗見。一日風雪抵暮，令度先生在室，輕騎詣之。甫登堂而先生逾垣遁。或怪其迂，先生曰：「吾冠服如此，詎可見當事乎？必欲易之，吾不忍也。」以四月十三日生，及卒亦以此日，年八十餘，裡人稱為節孝先生。」

按：《清漣文鈔》第二、三、四卷皆律館纂述，備載朝會、宴饗、導迎、饒歌、祭祀各樂章，可考見一朝樂制。

凡一字之為用，有深求而更進一解者。《華聞修書紳要語》云：「謙，美德也，過謙者多詐；默，懿行也，過默者藏奸。」有淺解而自為一說者。桂林陳相國文恭任司道時，與上憲論事不合，上憲斥以迂闊，公謝不敢當。上憲訝問之，公曰：「迂者遠也，闊者大也，憲軒以遠大，安得不謝。」

汪容甫先生。經術湛深，文采■召爛，而恃才傲物，多所狎侮。靈巖畢公撫陝時，知先生名而未之見也，先生忽以尺書報之，書僅四句云：「天下有中，公無不知之理；天下有公，中無窮乏之理。」畢公閱竟大笑，即以五百金馳送其家，當時曠達之士若孫淵如、若汪容甫，非畢公不能羅致也。

容甫夫人孫氏工詩，有句云：「人意好如秋後葉，一回相見一回疏。」見阮文達《廣陵詩事》。

金偉軍《金陵待徵錄》云：「隨園有二：一為焦茂慈之園。顧文莊詩云：『常憶牛鳴白下城，宋朝宰相此間行。』應在東冶亭左右。一為隨園織造之園，在小倉山，則袁太中所得而增飾者也。」揚州亦有隨園。《廣陵詩事》云：「方坦庵寓揚州之隨園。」汪舟次詩云：「廣陵秋色在隨園。」

陳其年以梅花詩百首得雲郎於冒巢民，繪影徵題，傳為韻事。《廣陵詩事》云：「又有楊枝，亦極妍媚。後二十年，楊枝已老，其子尤豔，因呼小楊枝。邵青門題其捲雲：『唱出陳髯絕妙詞，鏡前認取小楊枝。天公不斷消魂種，又值春風二月時。』」

張■士《詠胭脂詩》云：「南朝有井君王辱，北地無山婦女愁。」呼「張胭脂」。鄭中翰《新婚北上留別閨中》云：「年來春到江南岸，楊柳青青莫上樓。」情韻絕佳，呼「春柳舍人」。吳園次工詞，有毗陵閨秀日誦其「把酒祝東風，種出雙紅豆」二語，謂秦七、黃九不能過也，因號「紅豆詞人」，皆韻絕。

漢石闕二，在寶應。其一為汪君容甫以錢五十千募人竊歸，石刻孔子見老子，及力士、庖廚等物象。容甫自榜其門曰：「好古探周禮，嗜奇竊漢碑。」亦曠達者之所為也。其一為寶應縣令某沉之水中，不知其處。

揚州梅蘊生孝廉能詩，又善琴。方弱冠，琴已擅名，喜夜深獨坐而彈。一夕，曲未終，見窗紙無故自破，覺有穴窗竊聽者，俄而花香撲鼻，已入室矣。乃言曰：「果欲聽琴，吾為爾彈，吾固不願見爾也。」急滅其燈，曲終乃寢云云。蘊生藏唐田府君先並夫人合■兩志石，吳讓翁為撰楹聯云：「家有貞元石，人彈叔夜琴。」對句亦紀實也。

《廣陵詩事》云：「厲樊榭久客揚州，由湖州納婦歸杭州，名曰月上，作《碧湖雙槳圖》，揚州詩人多題之。」又《眾香集》云：「尼靜照，字月上，宛平人，曹氏良家女。泰昌時選入宮，在掖庭二十五年，作《宮詞》百首。崇禎甲申，祝發為尼，有《西江月》詞云：

「午倦慳欲睡，篆煙細細還燒。鶯兒對對語花梢，平地把人驚覺。有恨慵彈綠綺，無情懶整雲翹。難禁愁思勝春潮，消減容光多少。」

又按：《五燈會元》：「舍利弗尊者，因入城，遙見月上女出城，舍利弗心口思惟，此姊見佛，不知得忍不得忍否。」樊榭姬人之名，殆用梵■語，與明宮媛暗合耳。

錢竹汀先生《潛研堂文集》記先大父逸事云：「有客舉王子安《滕王閣詩序》『蘭亭已矣，梓澤丘墟』二句，對屬似乎不倫。先大父曰：『已矣疊韻也，丘墟雙聲也，疊韻雙聲，自相為對。古人排偶之文，精嚴如此。』」按：《宋史》梅溪壽《樓春詞》：「幾度因風飛絮，照花斜陽。」「風飛」雙聲，「花斜」疊韻，於詞律為一定而不可易，填此調者，必當遵之，近人罕有知者。

昔人載籍往往不可盡信，五代胡嶠《陷北記》云：「契丹迤北，有牛蹄突厥，人身牛足。其地尤寒，水曰瓠<盧瓜>河，夏秋冰厚二尺，春冬冰徹底，常燒器泮冰乃得飲。又北狗國，人身狗首，長毛不衣，手搏猛獸，語為犬嗥，其妻皆人，能漢語。生男為狗，女為人。自為婚嫁，穴居食生，而妻女人食。常有中國人至其國，其妻憐之，使逃歸。與其箬十餘只，教其走十餘里遺一箬，狗夫追之見其家物，則銜而歸，則不能追矣。」言之似甚確鑿者。迄今中外鬯通，山陬海隅，電轍飈輪，無遠弗屆，殊未聞牛蹄狗首其人者。豈其種族不蕃，歷久乃底滅亡耶？抑或人禽之間，屢變而臻純備耶？

上海喬鷺洲《陔南池館選集》有《除蟒公傳》，事絕奇偉，節其略如左。